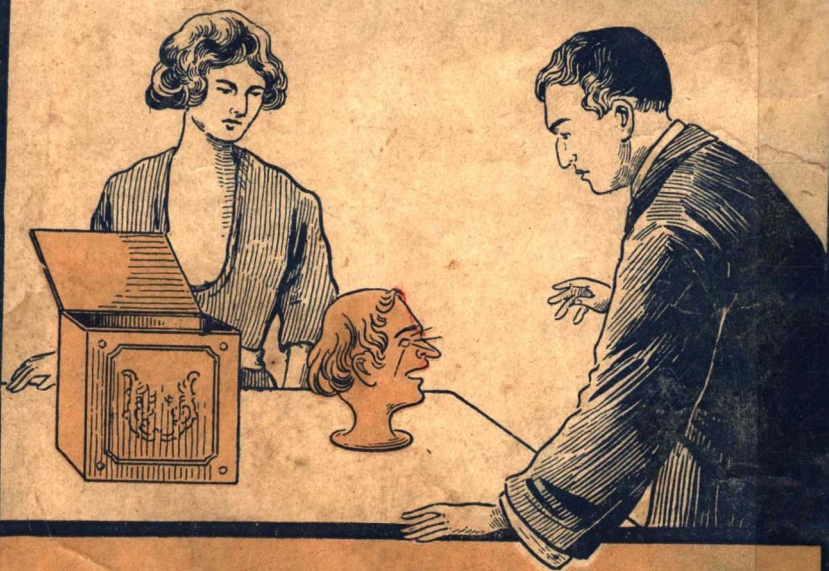


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三十七編

鐵匣頭顱

上冊



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說

小

舊

東周列國志
三冊一元

東周列國志

秦漢演義黃士恆八角

全圖三國志演義八册 六角
續三國志演義洋裝一册 二元

前
寅
義上
本裝
各五
各八
角

義洋裝一册一二角

和遺事 四冊 五角
旦全專 八冊 四角

才子洋裝一冊 二六角

陽寇志洋裝一冊一二角

五義傳洋裝一冊一元三角

俠五義傳 洋裝一冊 一元

王義傳洋裝一册一元

演義洋裝一册一元

一異演義 初集二冊 一魚吞

牛
回
記
疊越庭
冊二
五角

素寓言演義 孫毓修 冊一 三角

上各種演義

才
子洋裝一册八角

陳眉西廂記原本二冊
實折

蜀鵲啼傳奇
林紓

天妃廟傳奇林紓

▲以上各種傳奇

像取元昊親言注裝一
聊齋志異鉛印又四

增評
字像
聊齋志異評註
八冊

遊記 洋裝一冊

像繡
今古奇觀洋裝一冊

石 頭 記 洋裝二冊

像繡鏡
花
緣

儒林外史二冊
正續子不吾二冊

舊
小
說
吳曾
二

說
蒼
二集
每

三國志 華莊遜二

孝女蕙彈詞瞻廬

明哀
月梨
珠記
彈彈
詞詞
瞻瞻
廬廬

說
林十四集

▲以上各種雜著

鐵匠頭顱卷上

英國哈葛得原著

閩縣林紓同譯
靜海陳家麟

第一段

第一章

一日爲十二月隆寒之際。有卡達司者。坐於客廳。面其外甥爾乃司曰。吾甥來前。俾老舅察爾顏色。爾乃司前趨。仰面觀其老舅。爾乃司年甫十三。儀容壯偉。黑睛。至巨。黑髮。四垂。其人乃非俗也。舅引目盼其上下久之。曰。吾至愛汝。甥無言。舅曰。爾又名貝澄。吾頗悅。或呼爾以貝澄。貝澄者。爾外祖母名也。爾日來曾面爾世父。器精。至爾乃司變色曰。未也。且不願見此。老舅曰。何由至是。甥曰。吾

母彌留時。曾作一書予之。語至此。嗚咽不可自勝。續續言曰。吾母逝時。正銀行倒閉之日。餘蓄皆空。世父覆書。乃謂吾父論娶吾母。門戶非宜。以勢分言。不能周爾孤孀。顧雖如是。而書中挾鈔五鎊。吾母封還其鈔。舅曰。爾母良有志節。爾世父可惡。若以爾母門閥。似勝爾之世父。吾家在東省中。爲右族。歷代清白。傳及爾之外祖。忠誠無僞。見欺於豪右。興訟累年。家遂中落。非宿貧也。然業雖中落。後亦由法律中少復其故。爾世父但有一子。果若兄有不測之事。則爾爲襲產之人。產且無論。而伯爵亦當歸汝。爾乃司怫然曰。兒甚不屑其餘產。及其封爵。舅曰。爵位承自先代。非爾世父私物。義當襲之。今且問汝。前此函鈔五鎊。果在何時。甥曰。在母亡三月之前。語至此。卡達司以指敲案。躊躇久之。曰。爾母未死之前。當無

缺乏之虞。爾乃司鳴咽曰。母病繇懨時。舉家幾至乏食。卡達司迴面視窗。而窗間日光穿漏。射其頭上。髮已半禿。似淚被其面。不令此童子見之。少須言曰。爾母何愚。胡不寓書於我。甥曰。母固言。舅曾與母爭許婚之事。矢言永不通書。故母亦不願陳乞於舅家。卡達司曰。固有是言。宜爾母之負氣。然爾亦解事。胡再不言。爾乃司曰。借貸一次。故不再求。卡達司太息曰。傷哉。吾女弟也。吾甥聽之。汝長成時。當記憶一事。切勿崇祀邪神。一蹈此轍。則精神爲之昏憤。蓋人有迷信之心。則百凡皆憤。我惟崇祀一神。心神交困。故至忘我骨肉。非爾母臨終以書予我者。將並汝而忘之矣。爾乃司茫然莫解。卽曰。何謂也。卡達司曰。凡人各有私祀之神。以神櫥供之名神。以女子之名。爾乃司曰。老舅所祀之神何名。卡達司曰。汝可

勿問。正於此時。門開有婦人入。體高而瘦。言曰。他洛先生已在主人書室。恭候接見。卡達司聞言。以口噫氣。旋答曰。告客吾卽踵至。謂婦人曰。格雷司。公子吾甥也。爾可迅掃其所居之處。床榻務精潔。格雷司曰。密司道婁西爲之部署完善。卡達司曰。道婁西安在。格雷司曰。赴器忒威克。卡達司曰。公子遮雷美又安在。格雷司曰。適見將獵犬出。卡達司曰。汝告三木森。或御者往覓其人。歸面公子。爾乃司。謂童子曰。爾乃司。吾出面客。甚盼爾處。吾家中平其哀思。吾令遮雷美爲爾良伴。遮雷美爲頑童。然非外人。且足破爾岑寂。不可耶。復曰。尙有道婁西。其人弱女子也。童子曰。此二人爲吾外氏之兄弟乎。卡達司聞言。聚其白眉。言曰。吾安得有此二者爲寄養之人。其姓爲周尼司。兄妹也。語後自出。爾乃司獨坐屋中。思

此老人甚怪特。其頭皮則光如鑑。詎擦以頭油耶。不然何亮澤。乃爾。然待我甚厚。或吾母生時。果有書予之。或能得助。不至於窮愁而死。正未可料。此時思及其母。淚落如綆。遂及爐次。見爐旁以荷蘭之瓦爲壁衣。童子遂振其外衣。四週視屋中陳設。乃甚奇特。周圍均以橡木爲護牆之板。直接承塵。承塵之上。亦以橡木爲之。百葉之窗。亦屬橡木所製。開窗即可面海。其餘物事。一一均橡木也。童子知屋製頗堅實。然靜齋無歡。牆上雖懸甲冑。及光澤之刀槊。然亦帶靜齋之氣。童子正走觀屋中。忽闖入一巨獒。直奔爐次。一見爾。乃司則止而聞其衣袂。爾乃司作歡笑語之。徇作狺狺之聲。爾乃司將伸足蹴之。狗已直前齧其袴。爾乃司怒。卽取鑪次鐵條。擊中其腦。狗大嗥。奪門而出。爾乃司大樂。忽見門外來一童子。周

身。污。穢。髮。亦。弗。治。張。目。作。怒。容。一。見。爾。乃。司。卽。曰。爾。胡。爲。擊。吾。狗。
爾。乃。司。從。容。答。曰。然。惟。句。童。子。曰。勿。作。溫。文。之。語。但。問。爾。能。鬪。乎。
爾。乃。司。曰。是。何。言。童。子。復。曰。但。問。能。鬪。與。否。不。問。其。他。爾。乃。司。亦。
怒。曰。敢。問。如。何。鬪。法。果。合。機。宜。者。吾。亦。樂。與。從。事。童。子。曰。吾。擊。汝。
之。頭。顱。亦。將。如。爾。之。擊。狗。爾。乃。司。曰。爾。若。擊。我。當。防。爾。墜。指。而。落。
髮。童。子。卽。遮。雷。美。也。聞。言。抖。其。髮。一。拳。擊。爾。乃。司。之。左。眼。爾。乃。司。
立。顛。蹶。然。而。起。遮。雷。美。亦。受。衝。而。跌。於。地。於。是。二。童。子。就。地。上。顛。
頓。擊。撲。然。而。遮。雷。美。力。巨。似。勝。而。爾。乃。司。便。捷。輕。利。狙。便。而。擊。又。
似。勝。矣。幸。有。人。入。則。一。女。郎。亦。怒。形。於。色。言。曰。爾。二。童。何。爲。相。撲。
吾。未。知。老。人。聞。之。當。作。何。語。遮。雷。美。吾。羞。爲。爾。之。女。兄。爾。尙。不。卽。
起。耶。遮。雷。美。脣。破。髮。落。起。曰。道。婁。西。汝。來。解。圍。耶。

第二章

卡達司自客廳出後。沿堂塗至大院之上。院西有紅磚所砌之屋。中作兩間。磚房之次。則爲養花之溫室。毗連四五。以外尙有小屋。儲鍋爐以洩湯氣。磚房卽爲卡達司之事務所。以所業爲律師。故恆於是中見客。其旁多幽蘭之屬。另有一室儲之。較諸溫室爲新麗。律師視此養蘭之室。新於溫室。亦自言曰。新故大不侔也。律師不入磚室。直趨溫室。玻璃通明。連歷數屋。直近磚房。推扉微步而入。以目內覷。其中有人頗健碩。立於窗下。四盼院中。律師未入。已言曰。彼乃早來。卽徐步入室。微闔其扉。不言而坐。振筆作書。客方外觀。如有所思。竟不見律師之入。律師曰。他洛先生久候矣。律師言發。他洛竟如夢醒。卽曰。律師入時。乃無聲響。律師曰。汝謂我自

烟。笛。中。下。耶。他。洛。曰。吾。竟。不。聞。經。君。一。問。吾。竟。失。驚。律。師。笑。曰。爾。似。有。所。思。或。非。痛。快。之。事。吾。力。能。助。君。乎。他。洛。曰。君。何。由。燭。見。吾。心。律。師。曰。執。此。役。者。果。待。人。述。所。懷。則。爲。時。緩。矣。吾。不。惟。覲。面。日。而。知。旨。卽。觀。後。背。亦。預。知。之。君。今。日。之。來。似。快。快。無。歡。究。屬。何。事。當。無。意。外。之。變。他。洛。曰。勿。作。絮。語。此。來。爲。商。貿。易。之。事。以。君。富。有。閱。歷。故。來。承。教。律。師。曰。請。言。之。他。洛。遂。坐。曰。卡。達。司。吾。無。他。事。蓋。爲。火。車。所。用。之。油。律。師。曰。此。爾。曼。器。司。忒。所。作。之。營。生。他。洛。曰。然。律。師。曰。營。業。甚。佳。生。息。甚。夥。他。洛。曰。移。步。換。形。矣。律。師。曰。何。以。至。是。他。洛。曰。先。君。得。專。利。執。照。故。得。享。其。利。先。君。見。背。吾。承。辦。亦。佳。近。乃。新。出。一。油。材。美。而。價。廉。吾。業。將。因。之。而。敝。律。師。曰。後。將。如。何。他。洛。曰。吾。日。減。其。價。以。爭。售。願。乃。不。勝。彼。有。人。以。多。金。助。之。不。知。

其爲誰。律師曰。大非佳兆。茲將如何。他洛曰。商之於君。可否售其專利之券。請爲我決之。律師曰。此難題也。若以我意酌之。俯仰悉如其值。互相熬煎。用待其罷。茶。他洛曰。善。吾意亦爾。律師曰。爾家當多蓄積。不恃此爲生。即使折閱。然尙有腴田足恃。今茲虧折。後當得勝。他洛吁氣曰。先生高明。如我所見。新肆爲老司推克。狂謬極矣。律師曰。願彼敗績。卽起啟關送行。出時見毗屋之門。玻璃通透。則書記之室也。他洛以目內盼。案前坐一半老之人。體至健碩。衣獵衣。着高鞞。鞞後有試馬輪。一偉丈夫也。頭巨而髮稀。然交額不櫛。脣亦微斜。左臂似木。強不能動。他洛內窺時。律師笑曰。此書記甚奇特。旣風且啞。半身弗遂。一殘廢人耳。天下律師安有如是之書記。他洛聞言。注視書記言曰。彼爲風漢。何能任事。律師曰。風

病時發。非長年風也。抄寫尙端整無訛。他洛曰。然則腦力失耳。律師曰。然。正事已忘。但多幻想。他洛曰。然則居此久矣。律師曰。爲時非暫。他洛曰。彼旣朽腐。何用置之。是間。律師曰。吾初未談此事。今且更歸吾室。姑與述略。亦非庸絮不耐聽者。於是入室歸坐。律師曰。其人名亞托雷。生平嗜獵。畜狗至多。他洛曰。彼以獵得名。故毀其終身之大事。律師曰。其女不名馬利耶。方吾年少時。恆愛其人。他洛面頰點首。似亦曾有情者。律師顫聲言曰。汝應知當時求婚者多。而其父獨許吾求。謂吾之進款。必如其所期之數。方能成禮。汝還憶之耶。後此吾赴美洲。爲腦威支銀行之訟。代爲理之。時甚延長。而航海之舶。又復遲行。迨歸則馬利已嫁周尼司。周尼司非爾之友耶。賃居爾宅。與馬利相遇時。正在爾家。餘情爾當較精於

我之所見。他洛頗踖蹀。曰。吾安知其事。方周尼司與之相愛。少須已聞其將結婚。女固背信。然君之信彼。爲狀亦愚。此女又焉足恃。律師曰。然彼二人成禮後。乃無善果。馬利實生二子。自慚貧窶。憂憤而亡。周尼司初尙多金。久以營業折閱而自裁。馬利之父。本亦素封。以好馬之故。多購善馬。又買造船公司之股票。皆失著盡落。其產遂得奇疾。啞而病痺。厥狀似風。吾憐之。迎致之家。他洛曰。爾有念舊之情。爲人所難。律師曰。此人義宜顧恤。矧又馬利之父。然此人終以我爲奸。實亦坐聽其所爲。他洛曰。汝不更養其二子邪。律師曰。然。卽以二子爲吾之胤。觀其女。每思其母。雖面日未肖其母。亦孀然也。男子則肖亞託雷。愚乃不翅。然幸未肖其父。他洛曰。汝曾識周尼司矣。律師曰。彼結婚後。吾曾面其人。然吾見後數分。

鐘。竟聞彼已自裁矣。今爲時非夙。君自便可也。吾思爾必知馬利所以許婚之故。此事吾頗志忑於心。蓋彼因緣之不終。於吾頗有係屬。然長日仍在雲霧中。不甚了了也。前此馬利病革。曾寓我以書。書意甚模糊。似有人隱中爲之搆致者。則不審其爲何人。吾後此必覓得其人。報吾宿愆。雖然。今日於律師事務所中。乃爲此詭異之言。亦從來所未有者。此時他洛起。顏色頓變。與律師爲禮而去。律師目送其人。律師忽攢眉不語。似有所恨。伸拳向門外。似將毆人者。罵曰。爾爲妄言之狗。願上帝假我。以年則我復仇之期。亦正不遠。夫奪我婚姻者。已不得其死。背惠食言者。又啗啞而風痺。此正以見天心之彰瘁。但吾更得二十年之命。非蹂踐爾家。化爲行乞之人。不可。嗟夫。馬利汝之不幸。禍皆由彼。哀哉。馬利。吾尙有

緣與汝把晤否耶。語至此。伏案而號咷。

第三章

律師少坐。卽至餐堂就膳。此時俗尙以午餐爲重。律師盛怒之下。勃勃尙含餘忿。蓋是日談及馬利舊事。當心如焚如沸。旣至餐堂。見亞託雷危坐。道婁西坐其側。以刀切麪包。道婁西年甫十四。其狀乃如二十歲之女郎。蓋此女之舉動。長眉秀目。往往含顰。如有所思。較之往日尤甚。一見律師入門。卽曰。卡達司。蓋律師平日。許其稱名。不令尊以老者。女啓曰。今日家中不幸。乃有爭鬪之事。律師攢眉曰。何事。詎遮雷美又放顛耶。蓋律師一聞此頑童之名。心卽不悅。女曰。然此兩童子。語未竟。門開。爾乃司奔入。目腫貼以生牛之肉。紅黑相雜。遮雷美髮交於頤。似在地中顛頓。始起者。然面

目亦創。則以油和麵屑敷之。其狀益醜。二人入時。均不作語。律師曰。遮雷美胡有此狀。遮雷美曰。彼乃毆。句。律師曰。汝勿再言。吾卽爾姊氏。及吾甥之前。敍爾罪狀。汝直一鹵莽之夫。又屬無膽。遮雷美大怒。色變。律師曰。汝勿變色。或者氣極。吾亦不問。試問此文弱之童子。一進吾門。何由開罪。汝與之宣戰。卽倚強凌弱之人。謂之無膽。汝罪當也。爾乃司曰。舅氏恕我此釁。我實挑之。律師曰。吾不問釁之誰挑。蓋我之怒。彼實不始。自今日。遮雷美汝處吾家。實爲吾辱。並辱爾姊。旣自溺於濁穢。又情竊而喜爭。大非上等社會之人。吾曾送之學校。汝又逃學。予爾美衣。爾屏不服。須知吾之怒。曠極矣。不復再忍。今將與夏魯佛先生商略。彼爲器械威克之牧師。吾請爲爾乃司之師。汝當與同學數月。以後不自更新者。則我與

若判手矣。汝知之乎。遮雷美聞律師訓迪。二股伸縮。無定忽跂。忽下。及律師言竟。齊其足。律師曰。遮雷美如何。遮雷美曰。我不受教。育也。爾平日薄我。不以爲人。時二目兇露。又曰。世咸無人親我。但有吾狗。內魯司親也。且爾之待我。有同飼狗。猶我之飼內魯司。尙何教育之云。卽授我新衣。我亦弗貴。亦不願居此。以累爾。我卽佐人行漁。亦足得麵包而食。無貴以口腹累人。語次。指其姊道。婁西曰。若非爲彼及吾狗者。吾久已高翔而去。總言之。吾不再爲狗於爾家。自食其力。則無感恩之言。汝亦不形德色。今決行無疑。果吾能以力得飯。則不受人喋喋。吾今已白其心緒。外此別無所陳。語後大哭。反身而奔。遮雷美出後。律師之容安舒如舊。卽曰。不圖此子乃能立志。今我輩且進食。勿恤其他。然食時衆皆懊喪。爾乃司。